

方 圆 丛书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没有永远

薛 勇 * 著

洁身自好的女孩曹蕊，偷窥了单亲妈妈的隐私后，迅速由一个好学生变成了“问题学生”，和同被学校开除的同学“沙漠”，玩起了人生游戏。而当她负气出走，被逼上卖身之路时，她才真正认识到一个真理……



没有永远

薛勇*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没有永远/薛勇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3

(方圆丛书. 问题女孩系列/刘斌武主编)

ISBN 7-80673-376-0

I. 没... II. 薛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 第 088802 号

- | | |
|----------|--|
| 丛 书 名 | 方圆丛书·问题女孩系列 |
| 书 名 | 没有永远 |
| 著 者 | 薛 勇 |
| 责任编辑 | 刘斌武 |
| 美术编辑 | 李文侠 |
| 封面设计 | 田 晗 李文侠 |
| 封 面 画 | 王建新 |
| 责任校对 | 王世卿 |
| 出版发行 |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71)
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hspul.com |
| E - mail | hswwcbs@heinfo.net |
| 印 刷 |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 |
| 经 销 | 新华书店 |
| 开 本 | 850 × 1168 1/32 |
| 字 数 | 149 千字 |
| 印 张 | 6.625 |
| 版 次 | 2004 年 1 月第 1 版
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印 数 | 1 - 8000 册 |
| 书 号 | ISBN 7 - 80673 - 376 - 0/I · 208 |
| 定 价 | 11.00 元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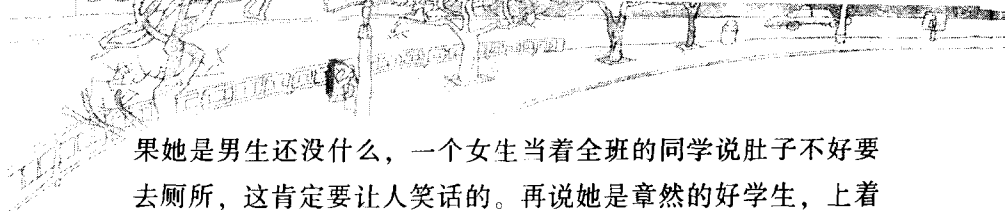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曹蕊肚子是在历史课上到一半的时候疼起来的。那一刻教世界近现代史的老师章然，正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着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，坐在曹蕊右后的“沙漠”在和同桌说着悄悄话，嗡嗡嚶嚶的，像是飞动着几只绿头苍蝇。章然抓着粉笔头的手停下来，旋即猛然一个转身，用永远的B县口音喝道：“又是朱光强，讨厌！”右臂划出一根弧线，手中的半截粉笔头子弹般射出，“沙漠”一低头，粉笔头“当”一声响，击在教室的后墙上。曹蕊的视线被那粉笔头牵到“沙漠”的脸上。朱光强所以被叫做“沙漠”，是因为他的脸上布满了坑坑洼洼的麻点儿。看见曹蕊在看他，“沙漠”的眼睛骤然明亮起来，他竟然冲她微微一笑。曹蕊的脸莫名地热了一下，很快地转过了头。

章然没有令“沙漠”站起来，只是冷冷说：“你要说我不说了，你说吧！大家听你的。”教室里刷一下寂静无声，六十五双眼睛都直直地瞪着章然。于是章然满意了，重又从粉笔盒里抓起一根粉笔，转过身去接着写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。

曹蕊感觉肚子里似有个什么东西沉沉地坠着，时而扭绞似的疼一下。她用手顶在疼痛的部位，提着肛。她想去厕所，可眼下上着课。她当然可以举手向章然请假，可是这不好看。如





果她是男生还没什么，一个女生当着全班的同学说肚子不好要去厕所，这肯定要让人笑话的。再说她是章然的好学生，上着课往厕所跑，无论章然怎么想，别人也会认为她这是在给他添乱。还有，徐旭又该怎么看她？这么想着，她不由自主地朝坐在她左前方的徐旭望去。徐旭板着身子，坐得很直，他的肩膀宽宽的，很厚实很壮健的胸脯里透着一股让曹蕊脸热心跳的东西。徐旭的篮球打得极好。他们高一（2）班和高一（3）班的那场球赛上，徐旭的一个漂亮的三步上篮陡然撞开了曹蕊的心扉，徐旭抓着篮球最后跃起的一瞬电流一般击中了她，令她的周身好一阵酥麻，酥麻之后她的心底便淡淡地泛起一股她从未品尝过的甜蜜。那场球，徐旭独自拿了12分。曹蕊在场外为他喊加油嗓子都喊哑了……望着徐旭微侧的背影，曹蕊的脸微微红了。“哦不，我必须坚持到下课，我不能让徐旭看见自己的狼狈样。”她在心里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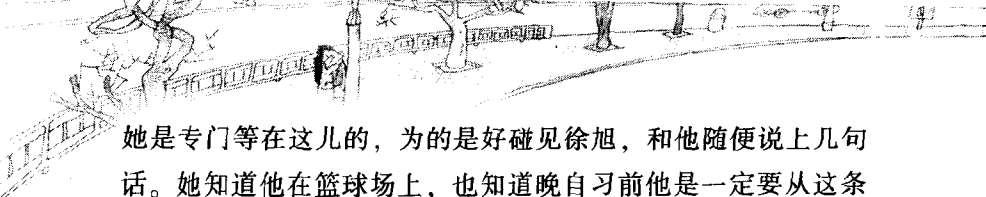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惟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……”在肚子一阵紧似一阵的疼痛中，曹蕊只记住了章然的这一句。这话够味儿！章然说这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职演说时说的话。曹蕊的脸色白得犹如一张纸，她的双腿紧紧地夹着，额头毫没来由地冒出些汗珠。她想我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早晨的馓子豆腐脑是我买的，是那馓子有问题，还是豆腐脑有问题？如果是馓子或者豆腐脑有问题，那妈的肚子八成也要出问题了……

谢天谢地，终于坚持到了下课铃响。欢快的电铃声犹如一曲胜利的凯歌，在教室外的走廊里骤然响起，曹蕊的心中腾起一片阳光。可章然还在啰嗦着布置作业，曹蕊恨起了他：你有完没完啊！混蛋！你要让我出丑吗？她在心里骂着。章然终于夹着课本走下了讲台，他瘦削的背影在门口刚一消失，她便跟着一个箭步蹿了出去……

半个钟头后，曹蕊舒舒服服地躺在了自己的床上。课间上过厕所后，她跟班长请了假，她说她肚子疼，要去医院看看。去过厕所后，肚子轻松了，但她担心上课时它再度捣乱。可谁想，一出学校门，她的肚子便没事了。她没去医院，没吃一片药，肚子不疼了，不治而愈。她想说不定是晚上睡觉着凉了，裸子或者豆腐脑有问题，绝不会好得这么快。

明亮亮的阳光透过窗玻璃洒进曹蕊的这间9平米的小屋，天是愈发的暖和了，窗外的杨树早已一片浓绿，微风中，肥厚的杨树叶子泛着光斑得意地轻轻抖动着。暖和的空气令人犯困，也令人萌动着一种莫名的渴望。曹蕊从班里出来时，“沙漠”追了出来。他问她：“你怎么了？不舒服了吗？”她没有停，淡淡说：“没，我没不舒服。”“沙漠”跟着她，说：“可我见你跟班长请假来……还有，上课时，我见你的脸色不对，你……好像还用手捂着肚子……”曹蕊停下了，脸一下子很红，瞪着眼骂他：“你真讨厌！不好好上课，盯着人家干什么？！”“沙漠”竟笑了，说：“你这样子真酷！”她“呸”一声，扭头而去。她一点儿也不喜欢“沙漠”，可“沙漠”却像是一只赶不走的苍蝇，总在她的身边转。然而这一刻，躺在软软的席梦思床上的曹蕊却多少生出了一丝悔意，她想我是不是对“沙漠”太凶了？人家好心好意关心我，我却骂了他，这是不是太不近情理了？她又想如果关心她的不是“沙漠”，而是徐旭……一想到徐旭，她在心底轻轻叹一口气。一个星期前的一天傍晚，晚自习的铃声还没拉响，曹蕊在高中楼前的林阴道上迎面碰见了徐旭。暮色中，汗水淋漓的徐旭一边拍着球，一边小跑着朝她而来。看见徐旭，曹蕊的脸一下子热了，她跟他打招呼：“嗨，徐旭！”她站住了，期望徐旭也收了球站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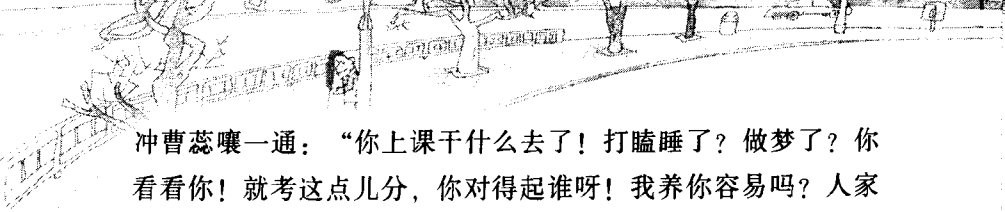


她是专门等在这儿的，为的是好碰见徐旭，和他随便说上几句话。她知道他在篮球场上，也知道晚自习前他是一定要从这条林阴道回到教室的。曹蕊眼巴巴望着他，袭上一抹红霞的脸上露出些笑。可是徐旭没有停，手中的球依然拍着，他只随便地朝她望一眼，说声：“快拉铃了，你去哪儿？”虽是问话，却显然并没指望她来回答。徐旭拍着球从她的身边跑过，晚风中留下些他热腾腾的汗味。笑便僵在了曹蕊的脸上，昏黄的暮色中，她痴呆了好一会儿……

几分钟后，曹蕊一翻身从床上下来，她想起一件事。她的同桌想看三毛的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，跟她说了好几次。那书还是她上初一时买的，好几年了，不知塞在了什么地方。她想今天刚好有时间，找出来下午就可以带给她了。

她先是在自己屋里找，没找到，就来到阳面的阳台上。阳台角落的一只破木箱里放着她的旧书旧课本什么的，她想那本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说不定就在那儿躺着呢。家里两个阳台，一阴一阳，阴面的比阳面的大，都封了铝合金窗，窗玻璃是茶色的，很洋气很高档的样子。阴面的阳台做了厨房，原来设计为厨房的地方做了小餐厅。阳面的阳台和客厅通着，长长的，一直越过母亲那间卧室的窗户。那扇窗户很大，很敞亮。窗上坠着厚厚的猩红色的窗帘，白天拉开，晚上拉上。阳面的阳台上除了堆些杂物，还放着一张绷着帆布的躺椅，妈没事时喜欢叼支烟来这儿仰一会儿，烟灰缸放在靠椅脚的地上。妈可以吐出一个又一个漂亮的烟圈。妈抽着烟的工夫，喜欢没完没了地盘问曹蕊功课上的事。作业做完了？语文讲到哪一课了？数学该单元测验了吧？化学卷子发下来了吗？多少分？如果分数没有达到妈心中的标准，妈的脸就会很难看，就会河东狮吼似的





冲曹蕊嚷一通：“你上课干什么去了！打瞌睡了？做梦了？你看看你！就考这点儿分，你对得起谁呀！我养你容易吗？人家养孩子是两个人，可我是一个人！一个人把你养这么大容易吗？！”曹蕊不能分辩，分辩只能拱起母亲更大的火。那一刻，妈会丢掉手中的烟，骤然从躺椅上站起，母狮般扑向曹蕊，她用右手弯曲的食指和中指做成的“铁钳”，会在曹蕊的身上脖颈上胳膊上留下无数的青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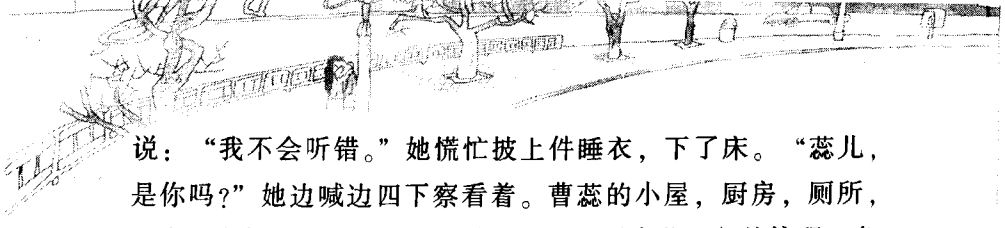
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果然和那些旧书旧课本躺在破木箱里睡大觉，曹蕊将它取出，抖去尘土，随手翻到《一个男孩子的爱情》，这是一篇她不知读过多少遍也不知被感动过多少次的文章。一个叫荷西的西班牙男孩儿，爱上了比他大六岁的三毛，爱得那么纯真，那么深沉，那么不顾一切。三毛担心影响这个男孩儿的学业，果断地拒绝了他，她说：“荷西，你才十八岁，我比你大很多，希望你不要再做这个梦了……”荷西却说：“再等我六年，让我四年念大学，二年服兵役，六年以后我们可以结婚了，我一生的理想就是有一个很小的公寓，里面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太太，然后我去赚钱养活你，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梦想。”果然六年后，荷西让人给早已离开西班牙到了台湾的三毛捎来一封信，信上说：“过了这么多年，也许你已经忘记了西班牙文，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在我十八岁那个下雪的晚上，你告诉我，你不再见我了，你可知道那个少年伏枕流了一夜的泪，想要自杀？这么多年来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和你约的期限是六年。”每次读到这儿，曹蕊都不由得怦然心动，鼻子发酸，她想这个男孩儿真是痴情得可以，又想作为一个女人这辈子能有这样一个男人去爱，也不枉活一生了。她真是好羡慕三毛，看照片上的三毛貌不惊人，却赢得了一个比她小六岁的男孩儿的爱情。曹蕊蹲在阳台的角落里，不由自主

地重温着令她感动又感叹的文字。或许是蹲在阳台的缘故，或许是太沉醉于那些文字了，母亲曹淑云和她的男友田遥进了屋她一点都没察觉。待到双人床剧烈的振动声和妈妈欢快的呻吟声传到她的耳朵时，她吃了一惊，她从来没有听说过妈的这种声音。她不由自主地微微抬起了头，透过母亲卧室的那扇玻璃窗，朝着发出奇怪声音的地方看去。不看犹可，一看便像有颗炸弹在她的脑袋里爆炸了。有那么一霎，她的大脑里一片纷乱，像是遭了强盗洗劫后的场景，接着是一片空白……妈妈愈发尖锐的喊叫声把她拽回到现实里，于是她的脸一下子烧起来，一直烧到耳根，烧到脖颈。她的心擂鼓似的敲响，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就是要做这样的事吗？妈为什么要叫？妈的叫声听上去那么放肆，那么快活……她想逃跑，想离开阳台，离开家，她知道这是她不该看的，可是她一动不能动，心底的好奇和渴望像是枚钉子把她钉在了那里。

十多分钟后，曹蕊终于悄悄从阳台退了出来，那一刻，母亲和田遥的好事进入了尾声，双人席梦思不再那么剧烈振动了，妈的叫声也渐渐平息。她弯着腰，手足并用，像条狗似的从阳台爬进了客厅。她知道她不能弄出一点响动来，弄出一点响动惊动了妈和她的男友，就都尴尬了。可是无论她怎样小心翼翼，怎样蹑手蹑脚，在走出家门，最后关上单元门时还是弄出了一点响动：那是门锁舌头的不可避免的撞击声。

那撞击声实在应该说不大，只轻轻的“咔”了一声，如果双人席梦思还在剧烈振动，这点轻微的响动或许就被淹没了。可是这一刻狂风暴雨过去了，曹淑云和田遥都瘫软在床上，这声小小的响动就没有逃脱曹淑云的耳朵。她先是一愣，自语道：“好像门在响？”田遥懒懒说：“是不是对门？”曹淑云





说：“我不会听错。”她慌忙披上件睡衣，下了床。“蕊儿，是你吗？”她边喊边四下察看着。曹蕊的小屋，厨房，厕所，两个阳台都没人。曹淑云皱着眉头沉思了会儿，忽然惊醒，急忙打开阴面阳台的窗户，探出头去，刚好就看见曹蕊慌慌张张骑车远去的背影。她的腿倏一下软了，脊背上冒出一层冷汗。天哪！蕊儿刚才在家里？！那么说，她看见了……她不敢想下去了，她的头大了，嗡嗡响。蕊儿怎么会在家？她应该在学校呀！唉，我太大意了，蕊儿的车子肯定就放在楼门洞的边上，我竟没有扫一眼……还有，进了屋，我也没有四处看看，我太大意了！她自责着自己。

“淑云！你干什么呢？”田遥在喊。

曹淑云拖着疲软的双腿回到卧室。“妈的！刚才死妞儿在家。”她恨恨说。

田遥愣了一刻，忽然笑了：“让她看了黄片了！”

曹淑云“呸”一声，说：“你干的好事，你还笑！今天我本来没兴趣，可你非要亲热……”

田遥说：“瞧瞧，赖到我头上了，我说咱们去旅馆开一间钟点房，你说花那钱干什么，蕊儿上学去了，家里没人。”

曹淑云叹口气：“我是这么说来，蕊儿从来没早回来过，可谁知今天偏偏早回来了。”她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，用打火机点燃。

田遥窸窸窣窣穿起了衣服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别忧心忡忡的，没那么严重吧？”

曹淑云抽一口烟，没吭声。过了会儿，她淡淡说：“这事怪我，你走吧。”

田遥笑笑，安慰她说：“看见了就看见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这会儿的孩子们，什么不知道？什么没见过？”他停一下，

又说，“我的一个朋友在当老师，教初三，他说他们班的一个女生，除了成绩不太好，平时也没发现什么不正常，可突然的不来上学了，他去家访，那女生的家长遮遮掩掩，一会儿说她去了这儿，一会儿又说她去了那儿，后来他才知道，原来那女生在医院生了孩子……”

曹淑云烦躁地说：“你走吧！”

田遥下了地，看她一眼，说：“孩子回来了，你什么也不要提。”

曹淑云抽着烟，没吭声。

田遥不再说什么，理一理自己的头发，转身出去了。

他坐在她的对面。一上车，他的目光就总是黏在她的脸上，她装做没看见。旅途中，她一般懒得答理陌生人。几分钟后，列车员过来送水，他为自己的水杯注了水，又微笑着对她说：“大姐，你的水杯呢？你不倒水吗？”

她就不能再躲他的目光了，看他一眼，说：“谢谢，我不渴。”这一眼，他没有给她留下更深的印象。他太普通了，模样一般，算不上丑也算不上俊，肤色微黑，偏瘦，个子中等，年龄也许小她一两岁，但也可能和她差不多。这样的男人太多了，她曹淑云是不可能为这样的男人动心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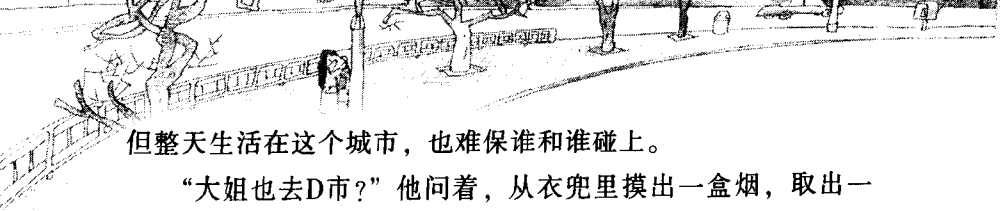
“大姐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”送水的列车员走后，对面的他又说。

“不，我从没见过你。”她知道他在“套瓷”，男人们想和哪个女人搭话，常常会说看着面熟或者在哪儿见过之类的话。

“可我肯定在哪儿见过你。”

她笑一下，不再说什么。这节车厢是为A市留的，上车的当然只能是A市人。A市不能算小，四个区，近二百万人口，





但整天生活在这个城市，也难保谁和谁碰上。

“大姐也去D市？”他问着，从衣兜里摸出一盒烟，取出一支递给曹淑云。

曹淑云摇摇头：“不，我不抽烟。”

“不抽烟？”他笑笑，目光落在她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上。她的食指和中指靠近指甲的地方有着一层淡淡的黄，分明是尼古丁留下的痕迹。

她的脸热了一下，说：“噢，烟……我偶尔抽的，只是我只抽女人烟。”这么说着，她从一直夹在胸前的牛皮包里摸出一支细支烟衔嘴里。对面的他见状，忙着掏出打火机，嚓一声打着火，递到曹淑云的面前。

曹淑云说声：“谢谢！”点燃后，极优雅地抽一口。

他也点燃烟，看一眼她，说：“女人抽烟是需要理由的，大姐说是吗？”

曹淑云说：“为什么女人抽烟就需要理由？没有理由就不能抽烟？”

他笑笑：“快乐的女人不抽烟，爱着的女人不抽烟，所以女人抽烟嘛是需要理由的，比如失恋、寂寞、孤独、伤心……当然，这并不是指你现在的心境，看你的手指，你抽烟绝非一年半了，是不是？”没等曹淑云说什么，他又说，“我猜大姐是独身，而且很多年了……”

曹淑云愣了一下：“哦？你怎么就认定我是独身呢？”

他抽口烟，又笑笑说：“抽烟不利健康啊，大姐如果不是独身，那我姐夫肯定要逼您戒烟的。”

曹淑云说：“可你姐夫偏偏也是烟民，他对我抽烟并不反对。”

他说：“我也抽烟，但如果我的妻子抽烟，我是绝对会逼

她戒烟的。”他想了想，又说，“女人抽烟虽然对健康不利，可女人抽烟其实是一道风景呢，比如大姐，您抽烟的样子就很美……”

曹淑云微微笑了：“你可真会说话！”她本来是不想理这个陌生男人的，现在却不知不觉有点喜欢上他了。她说，“真看不出，你对女人抽烟怪有研究的。”

“承蒙夸奖。”他说，口气里透出一丝得意。

“你怎么称呼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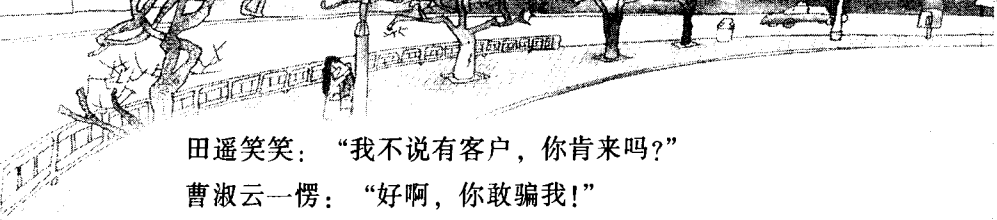
“田遥，遥远的遥。”

手机响起的时候，她正收拾着办公桌上的东西，准备下班回家。她以为是她的哪个客户，一接，竟然是田遥。那次坐火车去省城D市，他和她侃了一路，但也仅此而已，下了火车后两人便分手了。分手时，他要了她的手机号。他说他的朋友很多，在业务上他也许能帮她点忙，那正是她求之不得的，便给了他。“曹大姐肯赏光吗？”田遥在手机里说，“咱们一块儿去‘老橘园’坐会儿，好吗？”曹淑云看一眼窗外，暮色正一点儿一点儿降临，便犹豫说：“你有事吗？”田遥说：“一定要有事吗？”曹淑云说：“没什么事就改日吧，孩子一个人在家，我得回去做饭。”田遥说：“孩子十七了吧？这么大的女孩子了，还吃不上饭？”稍顷，又说，“过来吧，我帮你介绍个客户。”一听有客户介绍给她，她高兴了：“那好，我马上过去。”

她给曹蕊打了个电话，说她有点业务上的事，让她自己弄些吃的，随后便打了辆车奔向“老橘园”。

田遥已经在一间雅间里等她了。她四下打量，见没有第三人，便问：“人呢？你不是说有客户介绍给我吗？”





田遥笑笑：“我不说有客户，你肯来吗？”

曹淑云一愣：“好啊，你敢骗我！”

田遥说：“也不能算骗你，客户的事我一直替你想着呢，今天嘛，主要是……想跟你聊聊，请你吃一顿便饭，算是给我一个面子，不行吗？”

话说到这份儿上，曹淑云就只好老老实实坐下来了。其实从心底里，她是多少有些渴望和田遥再坐坐的。田遥虽模样平庸，却很会讨女人喜欢。曹淑云猜他有些花，心底里藏着一丝戒备，却又莫名的有些痒。她想和这样的男人聊聊天有什么不可以？

“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孩子十七了？还知道是女孩儿，我好象没告诉你这些嘛！”喝着酒，曹淑云问。

田遥笑笑：“咱们A市有多大？”

曹淑云说：“我可不喜欢背后搞调查的人。”

田遥说：“我是在验证一下我的猜测。”

“结果呢？”

“结果证明我的猜测很准，”田遥得意地一笑，“你不是独身吗？”

曹淑云吃着菜，没吭声。

“其实我不光对女人抽烟有研究，”田遥又说，“女人的一些别的什么我也挺有研究的，比如……”他看着曹淑云，故意顿住了。

曹淑云说：“别吞吞吐吐的，想说什么就说好了。”

“比如女人的臀部，”田遥说，“臀部对于一个女人是太重要了……”

曹淑云说：“你恶心不恶心啊？”

田遥笑笑：“先别发作好不好？听我把话说完，无论你爱不爱听，女人的臀部绝对是一门学问。”他吃一口菜，嚼着，

又说，“首先，男人是绝对在意女人的臀部的，有的在意的程度甚至超过女人的脸，当然，出于某种传统的习惯，他们不会把这种在意说出来。这就形成一个误区，女人以为自己的臀部并不存在美和不美之分，以为它在自己的身上并不重要，以为它是不可以锻炼和保养的……”

曹淑云的脸红了：“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，臀部还可以锻炼和保养吗？”

“当然啊，我不是说了嘛，那是一门学问，”田遥说，“什么样的臀部算得上美臀？我认为得具备三个条件，那就是挺翘，圆滚，结实。咱们东方女性因为体型上的差异，臀部原本就以平扁为多数，不像西方女性那样几乎人人拥有圆滚挺翘的外形，但如果善用一些饮食和运动的小技巧，对创造美臀就大有帮助……”

“好啦好啦，我不想听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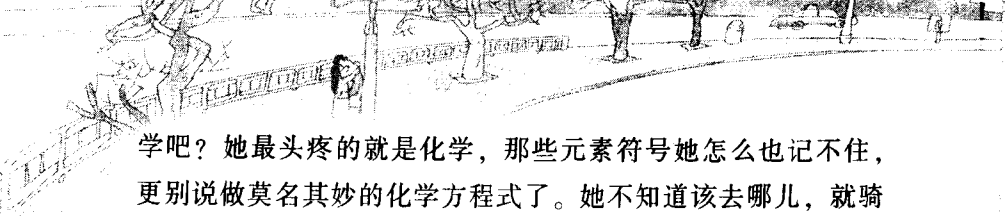
田遥说：“我倒不是要你也去锻炼和保养，因为你是一个例外，你的臀部依我看，已经够得上一个美臀了，老实说，那次去D市，还没上车的工夫我就注意到你了，为什么？就是你的臀部长得好啊！”

曹淑云的脸愈发红了，她怒目圆瞪：“你真无聊！你是色鬼吗？”她话虽这么说，心底却泛起一层甜蜜。我真有一个美臀吗？还从没有一个男人赞美过我的臀部呢，她想。

田遥呵呵笑笑，并不恼，他说：“你说我是色鬼我就是色鬼吧，色鬼没什么不好啊。男人不色，会对女人好吗？好色男人最懂女人心啊……”

中午到家时，曹蕊比往常晚了十分钟。从家里出来后，她没有再去学校。那工夫第四节课也上了会儿了，第四节课是化





学吧？她最头疼的就是化学，那些元素符号她怎么也记不住，更别说做莫名其妙的化学方程式了。她不知道该去哪儿，就骑着车子在街上慢悠悠转。她看见了一家网吧，犹豫了一下，一蹩腿下了车。这一家网吧她过去来过，赶上人多的时候，没有闲机子。这一刻却清静，十七八台电脑，只三两个人用着。老板看她一眼，说：“玩会儿吗？”她说：“对，玩会儿！”恼哼哼的口气，像是刚刚跟谁怄了气。她没进聊天室，估计聊天室也跟这网吧似的，没三两个人。她在几家大网站上转了转，可什么也没看进去。她的眼睛盯着电脑屏幕，看着看着，那上边竟然出现了她的母亲和那田遥做爱的一幕，白花花的两个人扭在一起。她吓了一跳，使劲眨了眨眼，白花花的两个人没有了，才知那是她的幻觉。她关了电脑，给老板丢下一块钱，出了网吧。老板说：“再玩会儿嘛！”她没有回头。

饭菜都端到了桌上，散着丝丝缕缕的热气。“你今天怎么晚了？”母亲问，“学校有事吗？”

她意识到母亲的目光停在她的脸上，她不敢去迎接她的目光，她觉得她只要看母亲一眼，她都会脸红的。母亲的口气怪温和，换了往常，她如果回来晚了，母亲会说：“你死哪儿去了！老师留下你了？”

“老师留了几道题，我没抄完，下了课我又抄了会儿，可不就晚了呗。”她淡淡说。母亲的异常令她想到她出门时门锁舌头发出的那声响，这么说母亲听见了那声响？听见了那声响母亲自然也就明白了一切。一想到母亲知道了她刚才在家的事情，曹蕊就愈发的忐忑，愈发的尴尬起来。

母亲却没有再问什么，两人很快坐下来吃饭，很安静，谁也不说话，只有吧唧吧唧的咀嚼声响着。曹蕊知道这很不正常，往常吃饭时，母亲会不时地问这问那：数学讲到几单元